19
U
101
Y8
1639
V. 33

LIBRARY
MAY 7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古方略續編卷之二

婺源　余懋衡　輯

明

袁州　張自烈　定

裴潛爲代郡太守

代郡烏桓三大人代郡烏桓單于其俗以勇健能理決鬭訟者推爲大人其一曰普盧其二曰無臣氐其三則未之詳也皆稱單于、恃力驕恣、太守不能治、魏王操以丞相倉曹主倉穀事者屬裴潛潛聞喜人爲太守、欲授以精兵、潛曰○單于自知放橫日久○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圖謀之○遂單車之

郡。單于驚喜。潛撫以恩威。單于讋服。

或曰裴潛撫單于。與龔遂治渤海同。

惟適氏曰。魏王操美潛治代之功。召潛爲丞相理曹掾。潛曰。潛于百姓雖寛。于諸胡爲峻。今繼者必以潛爲治過嚴。而事加寛惠。彼素驕恣。過寛必弛。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繇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後三單于反。問果至。繇潛之言推之。政固有以嚴峻成寛惠者。子產治鄭。孔明治蜀。皆然。反是則亂。善治者。宜以子產孔明爲法。

呂蒙襲取江陵

陸渾民孫狼等作亂、殺縣主簿、南附關羽、羽授狼印給兵、還爲寇賊、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此時羽氣吞吳魏惜孫權降魏耳、）魏王操議徙許都避之、丞相軍司馬司馬懿、西曹屬蔣濟、言於操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疏。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封權。則樊（餌吳以利）圍自解。操從之。初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屯陸口。

以爲羽素驍勇。有兼并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此卽并字
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孫皎時爲征虜將軍守南郡。潘璋住白
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應敵。蒙爲國家前據襄陽。○據楚關之計
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
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羽所以未便向東者。以至尊
聖明。蒙等尚在也。今不於強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
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曰。今欲先取徐州。自廣陵以北皆徐州之地○操當紛
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撫集幽冀。未暇東天下之埶處此至熟兵法所謂必有所不守也
顧。徐土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今日取徐

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爲守也權善之權嘗爲其子求昏於羽羽罵其使不許昏權繇是怨及羽

不許昏可也何必罵使

攻樊呂蒙上疏曰羽討樊攻曹仁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

○畏○羽○

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

○用○報○

襲其空虛則南郡此南郡指江陵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

○露○檄○欲○使○羽○知○之○

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蒙下至蕪湖陸遜謂

○蒙與權云○云佯不令遜知○恐不密耳○

蒙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

遜曰羽矜其驍氣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遜與蒙所見略同）下見至尊宜好爲計蒙曰羽素勇猛且據荊州恩信大行（終不以謀告遜）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詧形便然後可克（兵法）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以代蒙遜至陸口爲書與羽稱其功美深（很險）自謙抑爲盡忠自託之意（智短）羽無復所嫌稍撤兵赴樊（果墮蒙計）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羽得于禁等人馬數萬

糧食乏絕擅取權湘關吳與蜀分荊州以湘水爲界故置關米權聞之

遂發兵襲羽權欲令孫皎與呂蒙爲左右部大督蒙

曰若至尊以征虜指孫皎而言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

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部督督兵攻江陵雖事決于瑜

事見建安十五年

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

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爲大督命皎爲後繼可也

魏王操之出漢中也使徐晃屯宛以助曹仁及于禁

陷沒晃前至陽陵陂關羽遣兵屯偃城晃既到詭道

輕牽

作都塹詭道出偃城之後通爲長塹故曰都塹示欲截其後羽兵燒屯

走。晃得偃城連營稍前。操使趙儼以議郎參曹仁軍事。與徐晃俱前。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呼責晃促救仁。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敝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偪圍遣諜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尚足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為諸軍當之諸將皆喜

晃營逼羽圍如此而不能制使呂蒙不襲取江陵羽亦必為操所破而操假手蒙者欲使兩寇自斃坐收漁人田父之功也

晃營距羽圍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孫權為牋與魏王操請以討羽自效及乞不漏令

羽有備操問羣臣羣臣咸言宜寄之董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寄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而還自護則圍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持坐待其斃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儻有他意爲難不小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彊梁自恃二城江陵公安守固必不速退操曰善即敕羽雖晃權書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裹及羽屯中圍裹聞之志氣百自恃江陵公安守固又恃水軌結圍以臨樊城有必破之執釋之而去必喪前功此其所以猶豫也倍羽果猶豫不能去魏王操自雒陽南救曹仁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侍中桓階曰大王以仁等爲

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二人謂曹仁呂常〕遺力邪○曰不然○然則何爲自往○曰吾恐虜衆多○徐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闕○日○缺○此○大王遠爲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彊救○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操善其言○乃駐軍摩陂○〔據水經摩陂在潁川郟縣〕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關羽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欲壞羽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羽圍塹鹿角十重

晃追羽與俱入圍中破之羽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
水襄陽隔絕不通呂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𦪇艫中
博雅曰𦪇艫舟也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羽所置
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麋芳士仁素嫌
羽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
當治之芳仁咸懼於是蒙令故騎都尉虞翻為書說
仁為陳成敗仁得書即降翻謂蒙曰此譎兵也當將
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麋芳城守蒙以仁示
之芳遂出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

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與蒙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與律合）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給醫藥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綱目欽此）以待權至關羽聞南郡破即走南還曹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可追禽也趙儼曰權邀羽連兵（謂與曹仁連兵）之難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乘其兩疲故順辭求效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迸（迸北……）

魏孤而逆走也更宜存之以爲權害若深入追北權則攺虞虞虞也謂虞羽不能爲害則攺其防羽之心以防操必爲操患也於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爲深慮仁乃解嚴魏王操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救仁如儼所策會權至江陵荊州將吏悉皆歸附權以遜爲右護軍鎮西將軍屯夷陵守峽口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兵皆解散纔十餘騎因遁走權先使潘璋斷其逕路獲羽斬之遂定荊州

或曰吳魏各用其譎後之用兵者推此以制勝可也不必深論譎正

或曰趙儼之計即戰國策士所謂兩利俱存者是
後遜敗備峽中收兵而還不復追備計亦出此
劉孫同仇討操蒙首發相吞之謀此魏所以益強
而漢所以終不復也權無翼漢之心不言自見
失荆州已破門戶喪羽又斷右臂昭烈匡王之志
繇是不復振惜哉
吳次尾曰關羽圍曹仁于樊降于禁斬龐德當時
北邊大小憂懼曹操身出南陽有徙許渡河之計
會司馬懿蔣濟諫之而止向使二子之計不行操

界遷都避銳則魏之天下未可知也又令羽戰勝之際權爲犄角而別出師以佐之且是時蜀已得漢中益遣將助羽而亮督軍從祁山北向曹叡智能知所以應乎惜乎懿濟之策明于間吳而蜀不能以其策固吳也吳又不能以其策推驗反襲羽而爲魏用也或曰吳不足道矣蜀君臣之計豈出懿下而千里孤軍左右兩敵又方交兵強魏乃方略布置不一指授若羽未嘗有敵者智者固如是乎夫事嘗敗于有所恃而禍每生于所忽羽以忽

陸遜而被襲蜀之君臣以恃羽而羽敗蓋觀備入蜀而羽獨留鎮及馬超降而亮所以美羽之書可知也然羽即能至欲以一州之衆觀兵維河而曹強而扼其前孫譎而伺其後能坐算其必勝而至不一爲之所耶吾意是時蜀漢新下其兵將或皆有所委署而不能遣以輔羽與或者孔明以國內未固不欲羽遽用兵觀先主征漢中亮尚難之以問楊洪則攻樊之舉非其所欲與抑制羽而不受與或麋芳士仁之與羽相嫌在羽領鎮之後而國

內未及知。抑不疑其遂叛而反圖與。又或者以與蜀方睦。且吳忌魏而不忌蜀。而不慮其棄盟從魏與吳。不棄盟則羽即無功。猶不至失地而兵敗。非所逆睹與。不然。羽之矜勝。實有敗道。又孤軍無援。外有狡鄰。內多異志。數者俱岌岌焉。舉國皆坐觀而不爲之計。如是而謂蜀之君臣。明于置將。長于料敵。而不爲羽分過者。豈其理則然哉。吾反覆思之。無亦其恃羽者太過。故至此也。夫以羽之威武。一不戒而使敵爲之間。以垂成之功。墮于一旦。陵

劉先主之傑。諸葛孔明之智。徒過恃一人。而僨可以圖天下之機。輕而棄之。然則行師用兵之道。果不可以不計淺而慮深也。

魏劉曄諫受吳降

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奏章并送于禁等還魏朝臣皆（孫權破南郡得于禁）賀劉曄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彊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乘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日矣吳亡則蜀孤若

割吳之半以與蜀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恨其知有魏○不知有蜀其內乎○魏主丕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興師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將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抑按止也怒救吳也丕不聽遂受吳降遣太常邢貞奉策拜權為吳王加九錫

或曰劉曄之言曲盡權之情偽若魏果用曄策吳其殆哉○

吳陸遜攻漢軍

漢昭烈帝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督、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帝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帝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吳王權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

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無（孰順孰逆）（孔明卽不能止帝伐吳獨不可預爲畫策乎）可憂者臣初嫌彼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閏月遜將進攻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備是猾虜更（因其疲而擊之遜所以變漢軍也然法亦有敵騎始至求其未就而破之者要在因敵變化耳）嘗多事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角者當前與之角犄者從後犄其足）也

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

攻拔之一爾執成爾言一拔營之項而勝執成也通率諸軍同時俱

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

陳同父遺辯士說魏攻吳之術亦不可用

漢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帝升馬鞍山陳兵自繞

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帝夜遁

驛人自擔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帝大慙恚曰

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

或曰依險行兵敵扼其衝情見勢屈敵乘其懈至

於失師此非天也

芭山氏曰漢主伐吳而敗時法正已卒諸葛孔明

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按孔明此言不以漢主伐吳爲可然而不諫者以漢主忿盛不可阻且得上流可以勝也兵勢無恒在於觀變出奇故曰孝直若在必不傾危要之此舉漢主不能無失初曹丕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擒此兵忌也後七日吳破漢書到夫漢伐吳而反爲丕所料卒致潰敗豈不深可歎哉

吳與漢盟

吳主權使以並尊二帝之議告漢（權已稱帝）衆皆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絶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絶讐我必深當更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今議者以權利

（與魯肅共治曹操意同）

（謂魏也）

在鼎足不能并力且智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此皆似（謂權志在保江不上岸北向）是而非也蓋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漢即班志所謂東漢水也　言魏不能渡漢圖江陵）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言蜀若破魏吳亦將分功）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逆之（不以權之僭竊先于魏篡逆輕重次第俱得）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使於吳賀稱尊號吳主與漢主盟約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

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

芑山氏曰蜀與吳和則雖傾國北伐不須東顧以備吳而魏河南之衆欲留備吳不得盡西以抗蜀所謂犄角之援蓋如此亮豈甘心與吳盟哉蕭何願高帝王漢中孔明不絕吳好所見略同

卓菴氏曰蜀之和吳當在赤壁之戰然自蒙羽起釁勢難復合蜀雖委心于吳僅得其支貌羈縻而已亮非不知而不欲顯絕之者誠懼其合魏以圖蜀耳蓋吳不恥于臣魏而蜀不可以再敵也亮豈

得已哉。

吳人誘敗魏兵

吳主權使中郎將孫布、詐降于魏以誘揚州刺史王凌、（凌王允之兄子）吳主伏兵阜陵俟之、布遣人告凌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凌騰（騰上傳也）布書、請兵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爲必詐不與兵而爲凌作報書曰知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被書入朝、敕留府長史若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索兵不得、乃單騎一督將步騎

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逆走、死傷過半、先是（卒如寵言）凌表寵年過躭酒、不可居方任、（方任方面之任也）魏主敕將召寵還、給事中郎郭謀曰。寵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勳方岳。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闚。可令還朝。問以東方事以察之。敕從之。既至。體氣康彊。乃慰勞遣還。

或曰。綱目前此書誘敗曹休。今此書誘敗魏兵於阜陵。皆以著吳人詭詐之罪。既借竊自立。名義已索。又師出無名。與盜賊埒。曷足尚哉。

或曰。孫權自度力不足以斃魏。不過於疆埸之間。設詐以誘其來。而陷之耳。非如孔明真有用蜀以爭天下之心也。

惟適氏曰。凌表寵年過耽酒。叡召還。而郭謀謂宜問東事以察之。卒慰勞遣還。爲魏良將。使趙惠知此。何至失廉將軍。而爲秦所破滅哉。後世人主處有功之臣。當以趙惠爲戒。而以魏主叡爲法。

蔣濟諫伐遼東

遼東公孫淵[淵受魏官]陰懷貳心、數與吳通、魏主叡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散騎常侍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不能制是驅使爲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孝[言每歲上計及舉孝廉也]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爲富儻不如意是爲結怨失信也叡不聽豫等往皆

無功。詔令罷軍。

或曰蔣濟深悉理勢。所言足爲好大喜功之戒。及豫等無功。魏王乃追思濟言。

滿寵誘吳

吳陸遜引兵向廬江。魏人以爲宜速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足經時。（言遜若以兵圍守則必經時而不能拔）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來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陽宜口。吳人聞之夜遁。是時吳人歲有北計。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壽春距合肥二百餘里）賊來攻圍。必據水爲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兵往救甚難。然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宜立城

從見兵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犄其歸路於計爲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爲如此、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刧略濟言望、風移戍、吳必刧略無限、無限將限淮、以自守也必淮北爲守魏主叡疑之、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來。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咨黃初初自吳使于魏者後臣于魏以寵策爲長乃報聽之。

或曰寵所言。亦孫子之最著者。非深用孫子者也。

滿寵伏兵肥水

吳主權自將攻魏新城（合肥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新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以待之吳主果上岸耀兵寵伏兵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權又使全琮攻六安亦不克

或曰此寵曩所謂驕之以利者吳果以驕敗兵不可驕如此

陸遜與諸葛瑾立計

後漢帝建興十四年、魏主叡御龍舟攻吳、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吳吏士多病、陸遜遣親人韓扁奏表詣吳主權、爲魏邏者所得、諸葛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還、賊得韓扁、具知吾濶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荅、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遜字伯言）多智略、其必當有以、乃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復憂、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

與謝安圍棊不同、觀客與瑾計可見

臨急須臍定

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用聲）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徐字寓方略）張拓聲勢。（整暇）步趣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

或曰。瑾料大勢。宜退。遜信用瑾言。而欲退。欲進。張聲勢。整部伍。安定衆意。不為敵撼。此亦一策也。

芑山氏曰。當敵勢方熾時。少作便惑衆志。敵來至

而我先自敗非計之善者也諸葛亮軍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幷兵東下亮惟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來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亮欲前赴延軍而相去遠將士皆失色亮意氣自若勅軍中偃旗臥鼓大開四城門掃地却灑懿疑亮有伏兵引兵退凡皆兵法先聲後實使敵疑却處陸遜種葑奕棋彷彿孔明開門却灑氣象雖然亮與遜之所以能令魏不敢逼者繇威名素著智調不恒先奪其心耳使無亮遜之材之望而欲踵其所爲猥見

弱勢○藉口從容應敵○豈有不挫敗塗地者哉○

司馬懿伐公孫淵

公孫淵嘗受魏之封矣

魏主叡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議臣或以爲兵多役費難供、叡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計役費也、因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淵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曰三者何出、對曰惟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孤遠、言孤軍遠征也不能支久、必先拒遼水、後守襄平也、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

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求救於吳、吳人欲戮其使羊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欲報張彌許晏之忿事見青龍元年）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要約成和也）若魏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形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illegible]、[illegible]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先是吳[illegible]）（使至皆被殺）矣、吳主權乃大勒兵謂淵使曰、請俟後問[illegible]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illegible]（綱目削此）弟憂之、魏主叡問於護軍將軍蔣濟曰、孫權其救[illegible]

東平濟曰彼知官（魏晉間謂國家爲官）備已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及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況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謂淵斬吳使張彌許晏也）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疑之於我我之不克冀其折節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守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規圖淺攻不敢深入）或得輕兵掩襲未可測也

芑山氏曰晉司馬懿於長安欲以備蜀也是時孔明既死魏乃敢召懿還使伐遼東孔明繫漢輕重

如此。

魏克遼東

魏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大將軍卑衍（鮮卑之後）楊祚。將步騎數萬屯遼隧。（遼隧縣名）圍塹三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賊所以堅壁欲老吾兵也。今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

即孫子救趙疾趣魏之術

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鋭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首山在襄平西南）淵復使衍等逆戰。懿擊破之。遂進圍襄平。秋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遼水津渡之口）徑至城下。雨

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衆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事在建興五年）攻上庸八部俱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我軍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言所留之糧不支一月也）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

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
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
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
知淵可禽欲以全取之
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
雨欲罷兵魏主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
也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晝夜攻之
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其將楊祚等降八月
淵使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請解圍却兵當君臣
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鄭伯猶肉袒牽

羊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得禮邪。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明決者來。淵復遣侍中衞演乞克日送任。送質子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降與死耳。爾不肯面縛。此爲決就死也。不須送任。既而城潰。淵與子脩將數百騎突圍走。懿急擊之。斬淵父子於梁水之上。遂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爲京觀。遼東帶方樂浪玄菟四郡皆平。淵之將反也。將軍綸直賈範

等苦諫淵皆殺之懿乃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釋淵

叔父恭之囚中國人欲還舊鄉者恣聽之遂班師

芑山氏曰懿之語珪尚有匿詞方急攻孟達時豈特虞食匱哉懼吳蜀救兵至耳

又曰或緩或速一因乎敵懿真知兵

魏置淮南北屯田

是時魏主叡卒太子芳立後爲司馬氏所篡

魏欲廣田畜穀於揚豫之間使尚書郎鄧艾行陳項陳項二縣名陳今陳州宛丘縣項汝南郡邑以東至壽春艾以昔太祖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縣名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并汝頴水皆經陳蔡之間東入淮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十人之中以二人分番休息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溉灌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

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乘伐也）吳。無不克矣。太傅司馬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汎舟。達於江淮。資食有餘而無水害。

芑山氏曰。舊法至今有可行者。如鄧艾屯田是也。不必以人廢言。

又曰。平吳蜀。皆以屯田制勝。曹操未竟之志。艾全收之。

鍾離牧平五溪

吳人以武陵五溪夷與蜀接界，蜀亡，懼其叛亂，乃以越騎較尉鍾離牧領武陵太守。時魏已遣郭純率涪陵民入遷陵界，屯于赤沙，誘動諸夷，進攻酉陽，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敕外趣嚴撫夷將軍高尚謂牧

誤用龔渤海法

惜往歲勤寇者見不及此

曰昔潘大營督兵五萬、然後討五溪夷、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明府欲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嵒二千里。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走。五溪皆平。

芑山氏曰。牧斷以成功。朝吏慰勞之說。似是而非。

今天下欲仍用勦海之法治盜。真刻舟求劒者也。

陸抗援西陵

吳陸抗聞步闡叛、（叛吳降晉闡步騭之子世在西陵）亟遣將軍左奕吾彥等討之。晉主炎遣荊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車騎將軍羊祜帥步軍出江陵、巴東監軍徐胤帥水軍擊建平、以救闡、（因闡既降晉也）陸抗（抗陸凱族弟）勑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谿至于故市、（故市即步騭故城）內以圍闡、外以禦晉兵、晝夜催切、衆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及三軍之銳、急攻闡、比晉救至、必可拔也。何事於圍、以敝士民。抗曰、此城執固糧足。凡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〇抗先嘗督西〇陵）今

反攻之。不可卒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請不已。抗欲服衆心。聽令一攻。果無利。闡始合。而羊祜兵五萬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自樂鄉而西赴西陵爲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動。其患不可量也。乃自帥衆赴西陵。初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土。以絕寇叛。羊祜欲因所遏水。以船運糧。揚聲將破堰。淺以通步軍。抗聞。即使咸決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

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功力十一月楊
肇至西陵抗令公安督孫遵循南岸拒羊祜水軍督
留慮拒徐胤恐胤順流東下故以水軍拒之抗自將大軍憑圍對肇憑長圍以對之則彼為客我為主
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俞贊雖亡不足為患正借贊誘肇耳
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
處卽夜易夷兵皆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如抗所料
處抗命擊之肇衆死者相屬肇計屈夜遁抗欲追之
而慮步闡畜力伺間兵不足分長慮却顧于是但鳴鼓戒衆若
將追者肇衆悉解甲挺走挺走拔身而走也抗使輕兵躡之

肇兵大敗。祐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闡及同謀將吏數十人。皆夷三族。

芑山氏曰。夜易夷兵。使肇不能測。贊雖告肇虛實。肇雖來攻。徒自憊耳。何者。抗有備故也。

卓菴氏曰。晉遣三帥救闡。蓋將爲犄角之勢也。抗亦岌岌殆哉。然抗卒拔西陵而還。惟能扼其要領耳。

陸抗羊祜交和

晉羊祜歸自江陵、務脩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爲掩襲、將帥有欲進譎計者、（曹相故智）輙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仍用譎）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卽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鴆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

爲暴是不戰而自服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主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適足彰彼之德於祜無傷也

陳明卿曰抗智在人上祜不得不勝之以德其相結乃所以相傾也後人不詳其情事徒病其交驩知嘗而不知變矣

芑山氏曰凡祜所爲皆叅吳耳正以陸抗對境無間可乘故徐以俟之若曰祜不用譎務脩德信則吾不信也觀陸抗沒祜即請伐吳可見

陸抗戒諸將黷武

吳主皓用諸將謀、數侵盜晉邊、陸抗上疏曰、昔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雖復大聖、亦宜養威自保、不可輕動也、今不務力此論理執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陟。任刑賞。訓諸司以德。撫百姓以仁。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況今師

所克獲不補所喪乎吳主不從

此論利害

或曰所獲不補所喪見數侵晉邊之失抗深得李牧遺意惜主不悟徒自取滅亡後世宜以吳爲戒

陸抗論西陵安危

吳大司馬陸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旣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泛舟順流。星奔電邁。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前乞屯精兵三萬。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外禦彊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財與纔同)有

數萬。羸微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諭王幼冲。時十一王各給三千兵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宦官開立占募。兵民避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埸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并力備禦。庶幾無虞。若其不然。深可憂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及卒。吳王使其子晏景玄機雲分將其兵。

惟適氏曰。抗知吳將亡。乞以西方爲屬。頗有深計。其不負凱所舉。於此可見。

羊祜請伐吳

晉加羊祜爲征南大將軍皆開府辟召儀同三司祜上疏請伐吳曰先帝西平巴蜀南和吳會庶幾海内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幷亡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夫謀之雖多决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勢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强弱異勢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

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烏栖而不敢出非無戰心誠力不足以相抗也及劉禪請降諸營堡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險不如劒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王濬唐彬統梁益二州兵）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祜所自統者）進臨江陵平南豫州（胡奮為平南將軍王戎為豫州刺史）直指夏口徐揚青兗（徐揚王渾所統青兗瑯琊王伷所統）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川

天下之衆。孰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吳緣江爲國。東西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將疑士困。平日猶懷去就。兵臨必有應者。兼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惟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趨城池。去長入短。非吾敵也。官軍縣進。人有致死之志。吳人內顧。各有離散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晉主炎深納之。而朝議方以秦涼爲憂。言鮮卑樹機能未服

非○晉十吳 吳○先自十

也

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紞猶以伐吳爲不可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惟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與晉主意合贊成其計

芑山氏曰祜之以德懷吳人畏陸抗耳抗卒則祜伐吳之計決矣祜用譎如此

卓菴氏曰祜未嘗一日忘吳也請伐一疏蘊蓄久矣至云吳平則胡自定尤爲得要領之言

羊祜議徙州

吳夏口督孫愼入江夏汝南略千餘家而去晉主炎遣侍臣詰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荆州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去已經日步軍安能追之勞師以免責非臣志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埶好合惡離故也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愼守而已若輙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

甘山氏曰略千餘家不追者陰紊吳也將滅吳而有之邉區區爭此細利哉祜恐謀泄謂步軍不能

追。特飾詞耳。

[illegible]

其夏口督孫愼入江夏汝南掠千餘家而去[illegible]

羊祜請伐[illegible]

張華問羊祜籌策

羊祜以病求入朝既至晉主炎命乘輦入殿不拜而坐祜面陳伐吳之計晉主善之以祜病不宜數入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將爲後患矣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晉主欲使祜臥護諸軍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以東南壤界濶遠祜當得人以塡撫之

吳誰是令主

疾篤舉杜預自代而卒

芭山氏曰更立令主云云。特以堅張華取吳之意。吳豈能為晉患。嗟乎雖有長江。惡足恃哉。

杜預議救水災

冀兗豫荆揚州大水螟傷稼晉主炎詔問主者何以佐百姓度支尚書杜預上疏以爲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救兗豫等諸州留漢氏舊陂繕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饑者盡得魚菜螺蜯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塡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不供耕駕至有老不穿鼻者可分以給民使及春耕種穀登之後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炎從之民賴其利預在尚

皆酌盈濟虛之法推而行之可以救荒

書七年。損益庶政。不可勝數。時人謂之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芑山氏曰。救水災之策。不盡於此。預特就其適時用者言之耳。

晉大舉分道伐吳

晉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皓死、更立賢主、則彊敵也、臣作船七年、且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矣、願陛下無失事機、晉主於是決意伐吳、會王渾表孫皓欲北上、邊戍皆戒嚴、朝廷乃更議明年出師、王濬參軍何攀奉使在洛、上疏稱皓必不敢出、宜因戒嚴掩取甚易、

杜預上表曰。自閏月以來。賊但敕嚴。下無兵上。（吳自建業冠淮襄皆自下泝江而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保

夏口以東少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誠可惜也儻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今事爲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不必說不成以吳必亡也）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今有萬安之舉無傾敗之慮臣心實了（既知萬安如何又云不成語意自相矛盾）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旬月未報預復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計故令（非責祜欲以激晉主耳）朝議異同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

九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之（後世臣子通患）失（指賈充荀勖馮紞諸人）而固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今天下人心不同尤甚）志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緜恃恩不慮後患故輕相異（古今同弊）同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或怖而生計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矣晉主炎方與張華圍棊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武國（此吳亡之本晉之伐吳自有功無害）富兵彊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

願勿爲疑。晉主許之。以華爲度支尚書量計運漕

芑山氏曰。預知孫皓不能徙都武昌。特設爲此言。以明伐吳之舉。不容少緩耳。此進言之術也。

孫 余垣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續編卷之二終